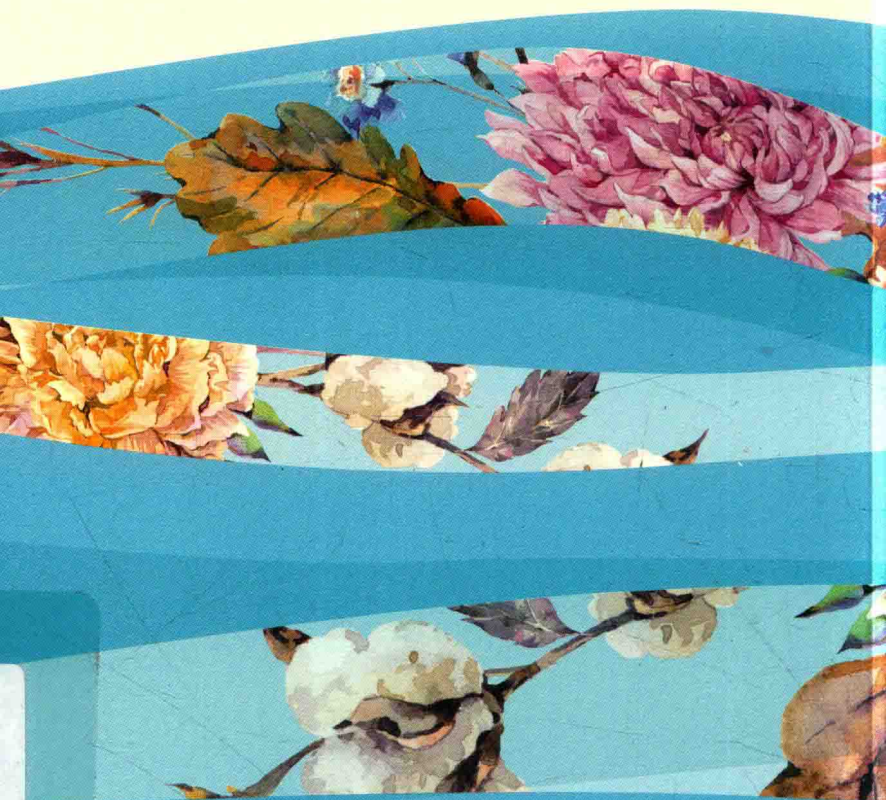


家在海的那一边

蒋晓云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家在海的那一边

蒋晓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在海的那一边 / 蒋晓云著.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133-2406-9

I. ①家… II. ①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5518

家在海的那一边

蒋晓云 著

责任编辑 汪欣

特邀编辑 毛文婧 许文婷

装帧设计 李志昇

内文制作 杨兴艳

责任印制 史广宜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 88310888 传真 (010) 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印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92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36千字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2406-9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zhiliang@readinglife.com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目 录

代 序	来日绮窗前	1
第一辑	不负春来二十年	5
第二辑	君自何处来	85
第三辑	天上人间	153

代序

来日绮窗前

三十多年前离开家乡那天，在还叫 CKS “蒋介石机场”的现今 TPE “台北桃园机场”和家人道别的情景，回想起来恍如昨日；连母亲和自己的穿戴都记得清清楚楚。在机场工作的远亲用了一个小小的特权，让父母陪我入关等待登机。时间到了，一直强颜欢笑的母亲终于流下泪来。可是做女儿的一心想着离巢高飞，自顾自兴高采烈，毫无愁绪，听到广播就迫不及待地起身，把矮自己半头的母亲匆匆一揽算是告别，还有心说笑权当安慰：“不是一直要我不习惯就回台湾？”

说不定过几个月功课当掉，就被学校踢出来了。到时候不要嫌我回来得太快就好了。”

父亲也用明显不悦的声音帮腔，语带责备地对老妻道：“送女儿出国讨个吉利！高高兴兴的事有什么好哭的？”

母亲的眼泪有没有在父女言辞夹击下收起不记得了，只记得年轻而无知的自己，带着对未来的好奇和憧憬，头也没回地把二老抛下，兴奋地走向玫瑰和荆棘交错的前程。只没想到，这一去不但千山万水，还是岁月悠悠。

我之离乡，不同于我的父母在青壮之年因为国共内战，要保住性命才抛下一切之仓皇出逃。我之滞留异乡，也不是因为天地不仁，强权阻隔，才落得半生望海兴叹。

也许只是未能高瞻远瞩，也许只是想随波逐流，无论借口是什么，我人生道路的走向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父母的期望，自身的经济条件，乃至个人爱情、前途、事业的追求，也曾经在某一个阶段造成独为异客的原因。回头细想，无论怎么强辩瞎掰，一度“归不得”的困难，都不过是愿不愿意在家用里挤兑出一张机票，或者敢不敢跟老板敲出几天假期的闲愁罢了。

大半生在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讨生活，数十年努

力的成绩总结不过：车子越开越矮，房子越住越大。如果过滤掉个人心理层面的需求，这也就是个“一路向上”，堪慰父母的人生了。

幼稚少艾，哀乐中年；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倏忽台湾小姑娘已经年长过在机场流泪相送的母亲，自己也笑嘻嘻地达成了送儿子奔向前程的使命。当日头也没回就抛诸脑后的种种，逐渐回到眼前，连父母家前院一棵彼日未屑一顾的香椿树都在脑海中摇曳生姿。春天到来，父亲拿剪刀剪下嫩芽，炒出一盘香椿炒蛋，家厨好料有关香味的记忆也被唤醒。这时候机票和时间都已经不是返乡的阻碍，可是曾经倚闾而盼的母亲却没能等到无情的女儿回心转意。

家母不寿，去世的时候正是我现在的年龄。哥哥说，他记忆中的母亲，永远是面容姣好，风度翩翩，当年家乡的第一美人。我心中留存的母亲，却为什么总是瘦弱哀愁，在大步向前女儿身后默默流泪的老妇呢？

第一辑 不负春来二十年

相欠债

“钱都被你们四年级的赚走了！”在台北碰到的几个下一代跟我诉苦，“现在台北房子这么贵，薪水又这么低，大学毕业了还找不到工作，教我们怎么办？”

台湾说法，“四年级”指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〇年在台湾出生的人。根据我“毫无公信力的身边问卷调查”，上面这个说法连被抱怨对象“四年级生”都同意。只有我老哥跳出来喊冤：“那我们三年级的可没有赚到钱！我那个时候大学毕业也找不到工作，没钱出国就去做教师，薪水台币八百块。”

其实“四年级”成长的时候，在台湾有眷村叫“克难新村”，马路取名“克难街”；朋友的朋友就有大名叫“克难”的同学。光凭“菜市场姓名学”就可以遥想当年台湾生活环境之艰苦，否则怎么会处处要人“克难”，连小孩出生都命名“克难”来励志？

所以，没有当时大家的“克难”，哪有台湾后来的富裕和繁荣？（三年级生又跳出来喊：“克难”也是“难”到我们，你们四年级那时候还包着尿布，什么也不知道！）

好吧，不谈从前。留在家乡的昔日同学和朋友，走过克难岁月，现在确实都衣食无忧，哪怕没有钱的也有闲。忝为“四年级”一分子，虽然在异乡打拼了大半辈子，家乡吃香喝辣没我那份，却不免有点莫名的惭愧。侄女体谅地说：“不怪你们，姑姑这些朋友当年都是台北前三志愿高中毕业，又读了大学。你们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就算社会精英了，所以后来日子过好一点，我们能了解。”

为了找“茬”，我开始观察朋友快乐生活里的不如意，发现看起来经济宽裕，生活圆满的“四年级生”，除了很多夫妻关系紧张，真正的罩门原来在“小孩”。用台湾俗谚形容这些从“刚过而立”到“大龄青少年”年纪的儿女，和他们“四年级”父母之间的关系，那就是“相欠债”。

我不是亲子关系专家，充其量只能说是个久游归来的资浅“社会观察员”，而且我的样本池小得不值一晒。可是就这么封闭的一个社交圈，我看见和听来的，有关亲子之间的故事和桥段，却是连我写小说都不敢妄用的离奇。基本上，台

湾“四年级”中产阶级父母对子女的“孝顺”，真是到了让返乡游子瞠目结舌的地步。

太离谱的事容易让人对号入座就不提了。谈点比较常见的琐事：有一位姻亲，儿子读高三，十八岁的年轻男子每天早上梳洗完毕，走到大门口站定，母亲就把书包挂到他的肩上。这位老妈不但熟悉小孩每日课程，替他把书包提早整理好，如果哪天弄错了课本，儿子回来埋怨，母亲还会自责不小心。在母亲眼里，十八岁了还让母亲整理书包的儿子没有被宠坏，是让父母欣慰的好儿子，能体谅母亲的苦心，回报以天天用功，不大出去玩，也很少上网打游戏。

我觉得在这样的亲子关系里，儿子的牺牲太大了。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都是在高中时候交的，运动和游戏也都是在高中时期学会的。环顾四周，男男女女的朋友莫不如此。高中的时候不交朋友，不出去闯点祸，老了哪有什么人生乐趣可以回味呢？

还有一对我不直接认识的父母：夫妻不睦，事业成功的丈夫觉得教养子女是太太的职责，很少参与。妻子鼓励孩子们发展自我，子女都花了很多时间探索自己的兴趣，几次更换学习专业，在学校系统的避风港里都躲到而立之年了，还

和父母住在一起，依靠父母经济支持，没有赶快毕业或找份工作独立的打算。

在这样的亲子关系里，子女从父母那里有“受”无“施”，这未尝不是一种剥夺，父母连让他们去讨好的机会都不给。看起来父母对他们没有要求，却也吝于指导，让他们浪费了宝贵的光阴去摸索人生的方向。父母能在同济中夸耀自己的大方和开明，却没有想过儿女一次次更换跑道的挫败感。我不知道这是谁欠了谁？

这位父亲还自豪自己“养得起”，母亲更是一味支持儿女的作为，都对临届退休还要负担两个老学生的学费丝毫没有抱怨，可是对马英九未能在世界经济衰退时让台湾自外股灾却强烈不满。

从这个案例我领会到为什么政治话题在台湾总能引起共鸣，原来人民对政治领袖的期望比对自己的儿女还高。这两位“四年级”赚了够用的钱，子女却成了长期甚至逾期的“甜蜜负担”。他们不要求子女，却不放过自己，年过知命还努力不懈，到处兼差，积极投资理财，期望再大赚一票。他们累积的财富借由下一代的延迟自立付出去给社会，也算是另一种形态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吧。

何处是几家

老华侨是宅女，在侨居地家中不挂在网上就坐电视前面。在家乡活动多，计算机虽然常开，电视就较少看了。我又特别不喜欢看台湾的谈话节目，避之犹恐不及，却因为本地谈话节目实在多，而且不断重播，有的新闻节目除了主播，还要坐一排评论员把说过的事情用不同的句子和语气重复一遍。强力放送，观众轻易躲不掉。

前阵子说是不怎么会唱跳演，专上谈话节目谈自己出格言行受到欢迎的小姑娘，酒醉打伤人成了热门新闻，评论员一个个变身包龙图，天天 7-11 公审，真是看得人心烦意乱。幸好小姑娘抗压性还不差，中文也没好到能效法影剧界前辈写下“人言可畏”四个字，让那些义正词严的名嘴们逼出人命。不过再闹下去也很难说。台湾的传媒挖新闻有点水鬼找替身

的味道，没有下家就不能离开，看起来这下是美国小伙子出手救了日本小姑娘。

美国人崇尚不轻言放弃的英雄，板凳球员救了球队的故事比洛基还精彩，虽然电视和报纸上口水还是太多，可是我很高兴正面新闻代替了猎巫，只没想到高兴了才两天，本地政治狂热分子又为了林书豪他小兄是哪里人吵起来，而且个个都讲得好像就住他隔壁，知道他所有底细。一位想必跟他家里一起吃过好几次饭的亲戚被引述，挂保证说林书豪是“正台湾人”。报上连亚洲是父系社会都拿出来佐证所言不虚，免得被母系这边的原籍浙江抢人。

还真不是等人家出了名来高攀。我真的认识这个小朋友（当然他不会记得我）。杰里米林是小犬大威哥中文学校的同学，我当年做陪读妈妈的时候每星期五晚上都要陪着那群萝卜头在教室里从晚上七点坐到九点，想想从幼儿园那么丁点儿高陪读到高中，长期抗战的我都算不出有多少年。这么长的时间每周一会，对杰里米有点印象。

他小时候跟大威哥差不多高，没注意什么时候就长到了一米九以上。即使是课后的中文学校，杰里米也是一下课就去打篮球，他们全家对篮球都很热衷。他的妈妈还跟我说过